

諸位同學，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子路篇〉第三章。

【子路曰。衛君待子而為政。子將奚先。子曰。必也正名乎。子路曰。有是哉。子之迂也。奚其正。子曰。野哉。由也。君子於其所不知。蓋闕如也。名不正。則言不順。言不順。則事不成。事不成。則禮樂不興。禮樂不興。則刑罰不中。刑罰不中。則民無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。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。無所苟而已矣。】

這一章是〈子路篇〉第三章，主要講正名，名不正言不順。雪廬老人在講解講，「今日雜誌很多，我們觀看，看法各有不同。不論內容如何，即便是雜誌的架子結構就不行了。凡事都有一定的秩序，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圓。今日亂象叢生，規規矩矩者，反而以為不對」。「今日的西坡」，就是到西洋留學的這些人，「純粹是門外人，而妄自為之」。「吾所講的東西，一言以蔽之，每一條都考察過多少遍，絕不敢妄自聰明；如星期三講《華嚴》，一切事都不幹，專預備《華嚴》。希望大家能用心聽！我們不管外頭如何亂，各行其道就可以了。中國文化在台灣，佛法也在台灣，全世界只剩這一塊地而已。既然生於此，就當保存中國文化，這與吾人生存有大關係。在台中，總算與我有緣，大家應好好保持這塊地；別人都不要了，我們不管，責任全在我們的身上。」這是雪廬老當年講《論語講記》，對台中蓮友來講的話，非常重要。

「吾講書，都有格外方式，呆板說了，別人聽不懂。」所以講書，雪廬老人他有格外的方式，如果呆板說，別人聽，聽不懂。

「孔子那時候，魯國的南邊為衛國」，就是現在的河南與山東一帶，「魯衛」，魯國跟衛國，「來回便利」，就是挨著、鄰著，河南跟山東是相接的，就在隔壁。「孔子弟子多在衛做官」，孔子很多弟子都在衛國做官。「南子是衛靈公的夫人」，當時衛靈公當國君，他的夫人南子。靈公這個靈，「凡諡號靈、神者都是糊塗蟲」，過去人過世，在朝為官、做國君的，都有他一生的一個諡號，那麼凡是這個諡號稱為靈、稱為神，那麼都是糊塗蟲，「鬧得很過分，不是好人，該亡國而不亡，因為他還有一點靈氣」。衛靈公糊塗，應該是亡國的，但是他沒有亡國，就是因為他還有一點靈氣在。「如〈出師表〉痛恨於桓、靈也」，這個就是諡號是這個桓、靈，都是不好，「又如宋神宗」，那個神，「害正人君子」。

「靈公有二子」，有兩個兒子，「一位是蒯聵、一位是郢」，郢是小兒子，蒯聵是大兒子。「南子淫亂，靈公的太子」，就大兒子，「蒯聵受不了，面對滿朝文武，羞恥不能見人」，很沒面子，感到很羞恥。「至於內容如何，各書記載都不可靠，因為都未曾親眼見到。」這個是很多書的內容注解、記載也不可靠，因為都是揣測，並沒有親眼見到的。「有記載蒯聵欲殺南子；又說南子看不慣蒯聵而向靈公進讒言，說蒯聵要殺她。靈公要殺蒯聵，蒯聵就出走國外。」這個又一種說法。

「蒯聵的兒子叫輒。靈公病重時，靈公想立公子郢，郢拒絕接受，因為家有長子，長子雖然出外尚且還活著。」所以郢他不接受。「靈公死後，南子要郢繼位，郢又拒絕，因為還有輒在。」因為蒯聵的兒子叫輒，蒯聵不在了，但是他還有兒子在。

「南子死」，南子死了，「蒯聵想回衛」，想回到衛國，「衛人不贊成，輒在位已有十二年之久，年紀已有十七、八了，十二年之中國家穩定，孔子弟子子路、高柴等都在衛國做官」。蒯聵想要

回衛國，衛人不贊成，回來他兒子的位子是不是要再讓給他父親？但是他已經當國君當了十二年了，年紀也有十七、八歲了，這十二年當中國家也算穩定，所以衛人不贊成他回來，回來可能會造成矛盾。那麼當時孔子弟子子路、高柴都在衛做官。「有注解說，孔子這時在魯家，沒有來衛國。孔子雖然沒去，出公輒也接濟孔子，有往來，所以子路才說一段。這一章是否為此事不知，但是書都不是無故而說的。」

『子路曰：衛君待子而為政，子將奚先？』「在社會辦事不易，我們不會辦事，天下的事情複雜極了，聖人也辦不了，何況我們。子路說，衛出公輒等著夫子去為政，您若上衛國為政，現今衛國政局亂七八糟，國人也不服，您去辦治，先辦什麼事情？」

『子曰：必也正名乎。』「孔子說，必也正名乎，孔子去與不去還不一定，我有條件才去。名，公孫龍稱為名家」，這個名算是一家了，「是儒家之外的學問」，就稱為名家，「萬物都有名，名實相符，先有名後有字，例如扇子，是有羽毛的，可以扇動。從前的盤、碗、碟都不同，杯、爵、觴等等也不同，比如孔子說：麻冕，禮也，今也純，冠冕要用絲多少條都有一定」。「孔子說先把衛國名分定住，從在上的領袖開頭，究竟誰應為國君。」先把名位把它定位定好。

『子路曰：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，奚其正？』「子路一聽，說：還有這麼些事情？迂，不切實際，迂遠。衛出公（輒）已當了十幾年」，當了十幾年的國君了，「再正名，不是找彎子，老師太迂闊了，什麼正不正，誰幹就叫誰幹就是了。子路是大政治家」。現在是他幹就叫他幹就好了，那要再怎麼正名？

『子曰：野哉，由也。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』「孔子一聽，說：唉！你這人，野。宋儒注野為鄙俗，子路成野蠻人了。」

觀看下文，便知漢儒注不達是對的。」漢儒注不達，子路不通達；宋儒注是野，變成鄙俗野蠻了，這個注就注得不對了。那麼漢儒注的比較合理，不達。「你對這事太粗魯不通達，你不達理。不通達就是不明白，所以下文說：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，不知道的事，從闕少說。」「西坡為什麼敢談業？」這是當時在美國有一個人講，批評祖師講帶業往生，說不能帶業往生，要消業往生，那麼這個雪廬老人稱他為西坡。「三賢十聖也不懂業，難道說他是普賢等覺菩薩？」業不容易懂，難道他已經證得等覺菩薩，「得了窮業智嗎？不知道，少說可以」，不要強不知以為知，說了就錯了。

『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；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；刑罰不中，則民所無措手足。』「你不知道名的重要」，這是孔子對子路講，「名要是不正，辦不了政治。因為辦政治得下命令，說出言語來都不能按規矩道理，亂七八糟」。「孔子說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最簡約要守住禮，禮就是條文規矩，依規矩走就不錯，例如孔子答顏子問仁的條目，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。你們若懂常禮舉要的十分之一，就變樣子了。言不順，說出話不合乎禮，事就辦不成，這是普通的事。若禮樂是國家大事，關乎全民的安危，國家安穩，不須司法、刑殺、監獄、警察，路不拾遺，要警察有何用？」警察就派不上用場了，如果禮樂推行得好，不需要有警察、司法，那法院也不用了，也不用判刑殺人了，監獄都不要了。「以禮樂治國，大家學禮，飲食起居都是禮，古時候學佛出家受比丘戒有律有儀，儀是起居動作等等，所謂禮經三百，威儀三千，當知客師不容易，對什麼人，用何等禮，說什麼話。鳥窠禪師答白居易：八十老翁做不得，這句話分量重。事不易辦，言不易說，唯有敏於事而慎於言。」

「孔子說，我去衛國是要安穩，以禮樂治國，若名不正亂七八

糟，用什麼禮樂？禮樂不興，就得用法以刑罰治他。古人刑期無刑，皋陶訂刑罰是希望大家不犯。八德，管子取其中四字，最末一字是恥，人必須有羞恥心。如今是以做壞事為光榮，今日的強盜，搶劫被送往法院、送往警察局，他真為錢嗎？沒有羞恥心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古代強盜，吾見過，五花大綁，隨唱隨吃隨喝，表示他是英雄。他不覺羞恥，不在乎死，逞好漢。刑罰不中」，刑罰也派不上用場了。「百姓受擾亂，什麼事也不能辦了。從前的強盜逞英雄，但是父母來看，就不敢逞英雄了。今日，還沒上法場，就不要父母了。父告子，法官判與子無關；子若是告父，法院就捉拿父親，這樣可以嗎？」事實上是顛倒了。「今日所作所為，是為原子彈鋪路，死無喪身之地，就應現在今日了。」雪廬老人講這個話，也值得我們警惕的，現在的人所作所為都是在給原子彈鋪路，就是製造核子戰爭，造核子戰爭的因。

『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，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』「下文說結束語。要叫我去治國，名必得定住，必得說明白，話能說出口來，事方辦得通。強盜講理，還認母親。君子不能隨便說，苟是隨便說的意思。今日到處興盛演說，也很可哀！」

「究竟衛國要如何辦？可參《集釋》（案語），這段官司並沒有打明白。有注解全不說到贖輒的事，那此節書就落空了。」

好，今天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